

从农村记忆
到世界文学

当地时间5月13日,莫言应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邀请参加“中国文学日”中拉人文交流系列活动。

据巴西媒体报道,在圣保罗州立大学建校50周年论坛开幕式上,莫言分享了自己对文学的理解以及个人创作经历。

莫言表示,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不在于文字华丽,而在于能够唤起读者的感官体验、情绪共鸣与鲜明的意象感受。作品中的河流、森林、香气等等,不仅是自然描写,更象征着时间的流逝,人物情感的流露以及命运的变迁。

“文学不必用复杂的辞藻堆砌,而应用最直接的方式传递感受,让读者在文字中看到、闻到、甚至感受到故事的生命力。”莫言相信,文学的力量不仅在于讲述事实,更在于激发读者的感知与想象,让文字本身成为通向生命经验的桥梁。

谈及自身的成长经历,莫言直言家庭背景和成长环境深刻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。他解释自己的笔名“莫言”意为“不说话”:年轻时,他经常自言自语,因此被周围人视作怪异,而这个笔名给予了他保持独立思考和内心自由的空间。

而农村成长经历不仅塑造了他敏锐的观察力,也让他在作品中自然而然地融入乡土生活、民间习俗与农村记忆。他还在论坛上特别强调了口述传统对文学创作的重要性。他回忆起童年时目睹农民通过讲故事和即兴演出传递信息、娱乐乡邻。这种口述传统不仅是文化传承的方式,也塑造了他独特的叙事风格——在今天的创作中,他依然保留了口头表达的韵律感和故事性。

巴西媒体评价称,莫言的发言不仅让现场观众更直观地理解其创作理念,也展示了中国文学在全球文化交流中的独特价值。

钟晴

莫言:短视频时代“顺势而为”

诺奖得主莫言,出了一本短视频风格的新书。

他的新小说集《人呐》,收录了81个故事,短则两三百字,长则数千字,风格有聊斋体、志怪小说,也有“口水话”,像极了纸上唠嗑的作品。这一次,莫言直言,他写的是一批短视频小说。所以他对读者说:“读者朋友,请吧,请像‘刷’短视频一样,‘刷’我的短小说。”

换作是其他严肃文学作家,说这种话大概率会被视作“大逆不道”,但这是莫言,一位“网感”极强的诺奖得主。在文坛这片江湖中,莫言的公众形象,最像金庸笔下的“洪七公”,一身深厚笔力炉火纯青,却很少端文人架子。

他是跟新媒体走得最近的严肃作家之一,用年轻人喜欢的画风玩转公众号,跟余华一起参加综艺节目,此番更是将刷短视频的心得融入小说创作。这本新书里的故事,与短视频异曲同工,每一篇都可以当作短剧或短视频的素材。

莫言这些年颇有“老夫聊发少年狂”的姿态。可问题是,读者能接受这样的莫言吗?

玩票之作

为什么要写像短视频一样的小说?

莫言在书中前言给出答案:这些年,短视频成为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他告诫自己一天只能刷半个小时短视频,结果经常一刷就是一两个小时。

不仅刷,他还加入了短视频的行列,凭借其憨厚幽默的性格,圈了不少“非书粉”。在开通社交媒体之后,莫言穿着的灰色毛背心被网友追着要“背心链接”,他幽默地回:“鲁迅穿得比我时髦。”被夸皮肤好,直言“视频加工过,本人没这么好”。

而在短视频里,莫言逛农村大集,看炸油条、磨豆腐、彩色小鸡,上手试农具,说“好小说就像热闹集市”。

他打造的亲和软萌的人设,热衷玩梗互动、打造文人 CP 话题,极力拥抱网红化传播。相较于文学文本的深度与价值,个人 IP 的流量打造、大众关注度反而成了核心重心,昔日严肃文学作家的底色,在流量化的包装中渐渐淡化。

这次《人呐》的出版,何尝不是莫言在短视频时代的一种“顺势而为”。

短视频的流行与渗透,尤其是它对人类个体成瘾性般的俘获,让莫言思考:短视频时代,小说家何为?

莫言习惯从故事的角度来分析短视频,他说:“短视频的精彩就在于短:虽然短,但也是有头有尾的故事;虽然短,但也有个性鲜明的人物;虽然短,但也有意味深长的余韵。”

有趣的是,在莫言出新书之前,他的好友、另一位中国文坛巨星余华已经率先推出了新作《卢克明的偷偷一笑》。

此书堪称余华生涯滑铁卢。出版至今已有5个月,豆瓣评分仅有5.3分,一举刷新余华小说口碑最差纪录。网友辣评:“余华滑落到《故事会》水平”“女读者看完呵呵一笑”“我要把这本书藏起来”。

莫言这时候出新书,又宣称是一本短视频风格的小说集,自然有读者皱眉,这一次,莫言会不会步余华后尘?

从目前新书口碑来看,《人呐》的口碑明显不如《丰乳肥臀》《红高

梁》等莫言小说代表作,相比前作《晚熟的人》也略有逊色,但莫言还是守住了他的底线。

这本书,如果你用诺奖得主的标准去要求,它是一本玩票之作,谈不上创新和突破。但如果这不是莫言写的,是某一位你没听说过的中国作家,它仍算是一本适合解闷的有趣之书。

短视频小说与聊斋体的融合

《人呐》若干篇目有《聊斋志异》和中国古代志怪小说的味道。比如开篇之作《卖驴技》,莫言用半文言半白话文的语言,写了一个骗子用实话行骗的故事。

《卖驴技》,讲的是卖驴人如何将老驴变成年轻驴,又用看似真诚的话语完成谎言。莫言用这个短小精悍的故事,来讽刺今时今日常见的“以次充好”“以旧变新”行为。

那么,怎么让老驴变年轻呢?具体做法是:先将一把谷秸点燃,小心地烧燎老驴身上的死毛。一人烧,一人用一柄竹扫帚刷。再用丝瓜瓢子蘸着盐末儿擦洗驴牙,用锥子在驴牙上钻剔出沟槽。最后,在牵驴上集前,用拌有酒糟的饲料喂它一饱,让它微醺、兴奋。

你可能要问,如果顾客发现这驴牙像是刚刚钻过的,怎么办?那你就说实话。书里小周说:“大叔,您真说对了,今天早晨,我扒着驴嘴,俺爹用锥子钻的!”

《人呐》也堪称一部民间手艺人技艺和骗术大赏。《群众演员》里,有一类人扮成新闻记者喜欢采访的那类“群众”,莫言借人物之口调侃道:每个单位都会培养几位能说会道又有镜头感的“群众”。“他们虽然没学过表演,但他们演技高超……他们会被自己的假话感动得热泪盈眶”。

小说《实诚》写粮市上一老头,卖一大袋麦子时,还要客人带上一小口袋沙子,价钱等同。客人问老头何解。老头说:“这一小口袋沙子是两斤,我把这两斤沙子掺到这五十八斤麦子里,你能看出来吗?”

小说《老汤锅》也是讽刺。莫言在结尾冷不丁来了句:旅游局局长在一次旅游经验交流会上慷慨激昂地说:“发展旅游,经验两条。一是造景,二是‘造谣’。”

莫言不只爱讽刺,他还讲冷笑话。《葱管》里,他利用了古人的阅读顺序与今人不同来做笑点,说他

年少时与二哥割草,摸到一把长刀,刀背上刻有两个篆字,学校老师说是“葱管”,按古人写字顺序,应是管葱。也就是说,那把刀很可能是管家村一位古人遗留下的东西。他生活的年代,说不定跟春秋时齐国名相管仲在世的时候不远。

他还写1980年代北京的盗车铃现象。你偷他的,他偷别人的,被盗者亦是盗贼。有一回几位战友聚会,到停车处取车时,莫言的车铃盖没了,正嘈嘈地骂着,他的战友老蔡已把旁边一辆车上的铃盖拧下来。老蔡说:“别虚伪了,拧上吧。”

在这本小说集里,莫言还写了琴童、吞剑者、挖藕老人、二胡演奏家、冒充少将的骗子、县棉花加工厂的司磅员、唱京戏绰号“程大麻子”的程师傅、手指与脚趾间有蹼膜相连的小学同学、根据骡马的蹄子随时修改蹄铁大小的马掌匠、坐着疯骡子行侠仗义的女侠。小说家阅历宽度,可见一斑。

这一代作家的短视频焦虑

平心而论,《人呐》这81篇短小说,有趣和无聊的篇目都不少,有的短小精悍如牛刀小试,有的注水闲扯,有充数之嫌。这些年,莫言也并不总是写玩票之作,他的话剧《鳄鱼》其实是一部颇为讽刺的作品。

但莫言面对的尴尬是,他在获得诺奖后巨大的声势与符号化效应,导致他讽刺、揭露中国现实的小说,很容易被他厌恶者扭曲为“抹黑”,进而对他施加猛烈的道德攻击。

因此,莫言近十年来写小说变得非常慎重,读者再也看不到他重现《檀香刑》那般的冷峻黑暗与邪典小说趣味,也难有《蛙》那般社会



“请像‘刷’短视频一样,‘刷’我的小说。”莫言在个人账号上坦言,《人呐》这部短篇小说集,与短视频有“某些相似之处”。